

生命三部曲·之

A Trilogy of Life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吴正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生命三部曲·之

A Trilogy of Life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吴正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 吴正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10

(生命三部曲)

ISBN 978-7-5039-6031-4

I. ①东…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9244号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生命三部曲之一)

著 者 吴 正

责任编辑 周进生

装帧设计 顾 紫

图片提供 郭启蒙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7.875

字 数 120千字

开 本 790毫米×960毫米 1/32

书 号 ISBN 978-7-5039-6031-4

定 价 39.80元

吾之大患，为吾有身

——老子

楔子

这行标题的落笔时间是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号午夜刚过。是的，就这样，我端坐在写字台前，凝视着腕表上的时、分、秒针如何一小格一小格地行进，终于叠合，然后过去。然后，然后我才开始动笔的。权当是一种仪式吧，此刻的我，已正式踏入了这一趟人生旅程中的第六十七个年头。所谓“活在当下”，至少这一刻，我是在意识十分清醒的状态之下度过了的，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我的强烈感受是：已逝去的六十六个年头就这么轻轻地一笔带过。而我，似乎在这一刻间又将它们重新活多了一回。我的一首诗是这么说的：每一刻都是它最短的本身/和悠悠岁月的投影/缩短/缩短，而后终于叠合的/那一点。人诞生在某一时刻/人也停息在某一时刻/每一刻/每一刻都是一个永恒……

因此，我可以向自己证明说，这就是那项生命的奇迹——不是吗？就像千禧年来临之际的countdown(倒数)，全世界的香槟酒瓶塞都在那同一刻弹开，喷沫，一幅多么壮观的情景啊！而我之庆贺自己第六十七个年头的降临是写下了这么一行小说的标题——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扣响其新一部长篇作品的信号枪都不能不算是一桩人生大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龄起跑线上。

此刻，我已扣响，我已开弓没了回头箭。但我告诉自己，也安慰自己说：没关系的，你不用担忧，也不用太操心，你不已经为它准备好了充足的精神资粮了吗？因为我十分明白：此举意味着的是什么？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战役，一场没有对手的战役。假如真有对手的话，对手便是自己。既然是如此，既然选在了这么个时刻来举行这么一场小小的、十分个人化了的马拉松起跑仪式，那就不仅仅局限其形式之本身。这是自我激励的需要，我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和驱动：且还得马力十足。好了，就讲这些了，再多，那就不叫“楔子”啦。

目录

一·1

南溧阳路，宅所稍显简陋，地段也略见偏僻。只是因为有水为邻，故沾了点灵气。北段则梧桐高大，树荫浓密，街面宽阔。两旁的红砖洋房，藏在树叶丛中，乍隐乍现。

三·14

事实上，整座商场里就没什么人气。阴冷的色调，阴冷的氛围，阴冷的历史，站在那里，不知为何，总感觉到有股子阴气逼人。

五·29

我心老游荡在它五十年代的岁月里。一有机会，我的思路便会倏然闪回，回到刚从“老虎灶”的弄堂口拐弯出来的那一处去。

七·44

我记得有两条弄堂，一叫“瑞庆里”，二叫“瑞康里”。大弄套小弄，内弄通外弄，拐拐扭扭，曲曲弯弯。坠入其间犹如坠入迷宫的版图中。

二·8

从此，那凄凉的哭声，那只在水面上晃动着的苍白的手臂便埋在了我童年记忆隐秘的深处，且总还会不期而遇地跑出来作祟我一下。

四·21

初夏的晌午，人昏昏欲睡。队员们集训时嘹亮的口令声不断地传入到寂静的课室中来，遂令困顿的大脑皮层不间断地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的红灯，集中思想，注意老师在讲些什么。

六·35

然而，最让我有持续记忆场景和情节的，还是它对街的那栋灰色大楼：老洋行1913。洋行的外国老板撤离后，水门汀建筑变成了一家冷冻库。

八·51

她总是战战兢兢地走进去，然后又神情黯然地退出来。我们母子俩不为什么，只为能从那幢红楼中再次领到通行证，去香港与父亲团聚，共同生活。

九·57

它站立在那里，烈日寒暑，春夏秋冬。无论是在现实里，还是在我各种年龄段的梦回里，它都是同一种姿态，且都用那同一句无声语告诉我：这里，就是你的家！

十一·71

日长月久，中间走路之处油漆渐渐褪去，木板本色外露。而四周少人，甚至无人踩到的地方，油漆依旧艳红如新，光亮照人。

十三·84

再阅该段文字，仿佛弄堂玩伴们躲在门背后轻呼吾名，要我一同出来撒野的声音都能隐约闻之。而与他们一道耍野，这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间，我的最大童趣之一。

十五·102

后弄堂又恢复了原先的平静：小皮匠照打他的鞋桩，油条店照煎他的油条。就像是参禅，这些弄民们如何能够参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宏韬伟略呢？

十·65

寒冬时节，最好在窗外还飘着雪花，通红的炉火，教人备觉暖意融融，家之温情油然而被唤醒。如此情趣，我只是在四五岁之前有见到和享受过，所述情景只能说是记忆与想象互补后的结果。

十二·74

然而，就在我见到她的第一眼时，我便着了魔。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间。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也放弃了对自己的控制力。

十四·95

这与你将珍稀动物诸如大熊猫圈养起来，给它个温饱不忧，而它们却仍时时时刻刻挂念着山林里的那种缺栖少食的自由是一个道理——人在这点上，很有点像动物。

十六·110

这是一声静止了时空的呼唤，它没消散，它那慈爱、亲切的音调仍然飘浮在这街灯暗淡的窄弄之间。它永不可能消散，就像这世间最美好的母唤一样，它永远回荡在了游子记忆的空间。

十七·117

当她从她那最后一叩拜之中抬起头来时，她见到西方阴霾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有金色的夕辉从云层中斜泻而出。见此景象，瘦弱的祖母宽慰地笑了，她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十九·136

再回687号去？房子倒还在，没遭拆迁，但……但就算有了这种可能，物是人非，再见这一切的一切，忆及那一切的一切，眼忍住了泪，心还是会淌血的呀！

二十一·148

纵观父亲这一生，聚聚散散，合合离离。反而是母亲与我共同生活的时间最长，有六十年。而父亲则总是单个只影。可见人命运之定数其实早已在冥冥之中敲定。

二十三·167

缪伯伯说，他之所以没寻短见的原因是因为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养，而最重要的是，他说，他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高堂要他来侍奉啊。

十八·126

这一幕童年的记忆我保存了许多年的新鲜劲，每逢过年过节过国庆，一经过哈尔滨路，见到有标语在风中飘动时，我就会想到它。因为再见七叔，那已是在二十年后的事了。

二十·145

年迈了父亲在香港，常会无缘无故地忆及687号的那些温馨而又峥嵘的岁月；想起他的那两个“宝货”（江阴土话）弟弟来。而每回提起，他都揪心不已。

二十二·158

时间流呀流的，就流到了八十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顾伯伯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那趟车。他便再来了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变成了当时硕果仅剩的几位财经权威之一。

二十四·174

可见人的思路惯性有时是很顽固的，故其结局往往也会变得诡谲：从前当你垫脚石的，现在很可能就成为了你前进道路上的那块怎么挪，也挪不动的拦路石。

二十五·180

这里先选两个人的故事来说一说。他们都曾在我家的亭子间里住过，少则几个礼拜，多则数月。一人是父亲面上的叔公辈，另一个则是我母亲的堂兄。

二十七·192

要说有折磨，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大些，在这漫长的十年黑夜里，大姨夫的“认罪书”与“交代坦白”材料可说没少写。照他自己的话来讲，都够一本《三侠五义》小说书的篇幅了。

二十九·212

升起了的，除了夜雾，还有我刹那时的困惑：究竟，我是不是真真实实地活过了那六十七个年头呢？没有答案，不会有答案的。一切的一切，不都隐藏在身后的那团迷雾之中了？

附录一·224

附录二·228

附录三·234

二十六·187

一个年轻的姑娘家，从未见识过杀人的场面，再说被杀之人又是她爹，受了点刺激，一时神经错乱，也属情理中事。但是，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应该是位好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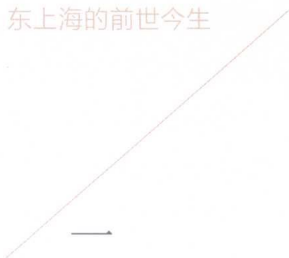
二十八·201

右手边是“音乐谷”，“1933老场坊”和九龙宾馆，岸边簇新簇新的大理石道上，有人正背靠着河堤吹萨克管，曲调沙哑而忧伤。

三十·220

醒来时，天已蒙蒙放亮。我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灰白色的天花板，心中充满了困惑、惆怅、思念、预感，或者还有些其他的什么。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南溧阳路，宅所稍显简陋，地段也略见偏僻。只是因为有水为邻，故沾了点灵气。北段则梧桐高大，树荫浓密，街面宽阔。两旁的红砖洋房，藏身在树叶丛中，乍隐乍现。

溧阳路687号。这个梦魂萦绕的街名与门牌号既是我中篇小说《后窗》的原始场景之所在，也是我的长篇小说《上海人》和《长夜半生》变形场景的想象依托。而这一次，它之所以又会重新落墨在我稿纸之端行的原因是：那里变了。变“未来”了，变得更现代更二十一世纪了；同时，那里也变“过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的种种风貌情状，拐了个大圈又绕了回来。当你再度行走于其间时，你的感觉恰如我在《后窗》里所描绘的那般：少年，少年你就在我身边吗？

唯这一回，我决心不再将它虚构化了。我要把它的本貌、原貌和实貌呈现于我的读者面前。即：讲的是同一只故事，写生的是同一片树叶，但却从不同的观察和作业角度。这无疑会对我的叙事能力构成一次新的挑战，但它是有价值的：就像3D影像那样，记录同一个时代，假如能从越多不同的角度，借助越

多不同的记忆投影，采用越多变幻莫测的叙事手法的话，被写生之物必然会显示出越立体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效果，从而也越可能让我们的后代读者更易于进入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中来。而这，不正是一切文学创作追求的本意之所在吗？

记得我在一篇小文中曾如此形容过我的旧居：门前一条河，沿河一条街。其实，说得再细致一点的话，那是一条用不规则的花岗岩方石块铺砌出来的街道。这种被上海人称之为“弹街石”的马路是件让童年时代的我窃以为耻，视作为恼的事儿。这种记忆源自于几乎所有上我家来造访的亲友进门说的第一句话都是：

“哎唷唷，吃勿消，黄包车只要一落哈尔滨路桥，就铿铿咣咣，一路颠到此地块。震得只屁股瓣还酸煞脱了——吃勿消，吃勿消！”

后来，这种“弹街石”路面，我在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两地都见到过，异国人族将它们保存得优雅，古朴，乌黑光亮。高大的双轮仿古马车，在上面蹄蹠而过，时光仿佛倒回去了十六世纪。当然，我家门前的那条“弹街石”是绝对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一是石块的开面，二是石块的色泽。先说开面，高大俊朗的欧裔人种使用的石材就如他们的体魄，每块至少有我们的四倍强。如此石材铺成的道路自然更美观，更整齐，更易于打理。至于说石块的色泽，我家门前那街的街石呈黄褐色，而非黑色。这，可能是因了时光的缘故。这一带当年是日租界，这条当年叫“菽思威路”，解放后才易名为“溧阳路”的马路，最远也就建筑于我出生前的五六十年光景。还没来得及能让时光将其打磨出佛罗伦萨式的乌亮色之前，它早已被彻底地掘起，铲平。换成煤渣屑



北溧阳路街景

路面了——那是在大跃进年代间的事。倒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它又改观了。它被浇灌上了柏油，一抹平整，成了一条与南京路、北京路和四川路也没什么两样的正规马路。现在别说是黄包车了，就连轿车驶过，也轻盈如燕，没什么大动静了。应该说，一切都尽美尽善了，缺憾就在少了那点儿怀旧感。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现代化之后，旧观反倒成了人人都在怀念的一种稀缺物了。看来，曾让童年的我暗自羞恼的那条“弹街石”路面，也只有让它保存在记忆场景之中的份儿了。

说上溧阳路了，那就索性沿着它弯弯曲曲的路程再扯多一段。

溧阳路，这条在东上海，除了四川北路之外的另一条长街（父亲老喜欢把“四川北路”叫作“北四川路”，他们那辈上海人都这么叫——非将两个字调换过来读不可，也不知是何故？纠正他好多次了，他点点头，但还照旧。比方说到四川北路天潼路口有家卖广式烤鸭店叫“广茂香”的，味道如何如何好时，他又搭上“北四川路”了。我说，爸，叫“四川北路”……他说，“北四川路”与“四川北路”又有啥两样？我想，倒也是的。

只是于我，每次听他这么一叫，我的心理年龄就会自动减缩了四五十年），之所以不太引人注目，是因为它“退居二线”，比前者更低调，更不显山露水罢了。溧阳路南起东大名路，北接“司考特路”（今山阴路），一路逶迤十数里地。走笔至此，必须先插入一段旁白，否则的话，非但“此路不通”，连此文也都欠通了。今日的溧阳路，待五十年后的我再自南往北走多一遍时，发现，好端端的一条路怎么就被“腰斩”了呢？

南端的溧阳路沿河走到新嘉路时，便渐渐失去了踪迹。宛如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导入了密林深处。路，越走越窄，行路人之心也越迷茫。终于，前途被丛丛荆棘挡住了去路。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大城市中心哪来什么密林和荆棘？挡住去程的是一座高架桥，穿过桥洞，发现，这里已不再是溧阳路了，而是四平路。但你不必灰心——不必！你要继续你的行程，在这车水马龙的四平路上至少再坚持多二十分钟的行程。在一个岔道口上，凭着记忆，我转左。就发现眼前豁然开朗，梧桐树与法国老洋房的街景又出现了，它还叫溧阳路，非但叫溧阳路，而且还是我记忆中的溧阳路。我感觉释然的同时，不由得也生起了一缕怨愤之情。对于我，这么个有着浓重“溧阳路”情结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腰斩”，这种古代极刑，怎么也摊上溧阳路了？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此“截肢”方案，肯定是一位对溧阳路毫无情感基础可言的设计人员之所为，但无可奈何，这便是今日溧阳路的存在现状。

南溧阳路，宅所稍显简陋，地段也略见偏僻。只是因为有水为邻，故沾了点灵气。北段则梧桐高大，树荫浓密，街面宽阔。

两旁的红砖洋房，藏身在树叶丛中，乍隐乍现。那一带曾聚居过不少文化名人，诸如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叶圣陶、冯雪峰、沈尹默等。因而，也成了当地政府的一大文化历史的宣传亮点，所有这些情景，在我的中篇小说《叙事曲》里都有过忽隐忽现的落墨与着笔。

其实，当年的溧阳路之延伸段应当是终结于东上海那座著名的公园——虹口公园（现改名为“鲁迅公园”），才算合乎情理。整片公众场所以人名来命名，合适与否？值得商榷。或者哪天又会改回来也说不定。中国的事情不是经常如此？地名路名场所名，盛了改过去衰了又改回来，此乃家常便饭。因为那里才是当年市区的边缘，再过去，便是田园、小河、木桥的一派郊野情调了。

说是说郊区，但那还是近郊，故仍是有路可以通行的。且路还有路名，叫靶子场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里是“当当当”的一路和三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我对这条路名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除了父亲任教的那所学校就在附近外，那儿还是我们过剩之童趣能得以宣泄的一好去处。我们跑到那里去粘知了，网蝌蚪，抓蟋蟀，钓鱼捞虾摸田螺，名堂多得一箩筐。对于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来说，正如毛主席所号召过的，那里是一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

那里除了田野河浜外，还有几家占地相当广阔的厂房和堆栈——《后窗》小说里的那段木栈堆上偷情的场景和情节，就是凭着这些童年的记忆碎片拼凑而虚构出来的——还有，还有就是那里有一个半塌了的土堆。说是说土堆，那只不过是



作者摄于15岁，时念虹口中学初中二年级

我们成人眼中的某种判断。对于那时只有八九岁的顽童们来说，那已是一座小山，一座像模像样的山丘啦。我们攀枝扣泥地爬上去，再俯瞰下来，一下子，什么都躺到了脚底下去，让人恍然生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来。

土堆夯得很结实，黄泥的土壁面上布满弹孔。土堆的附近，有时还能见到半截破布衫或一只脱了底的胶鞋之类。听大人说，那里是上海解放前后，枪毙革命志士和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刑场。土堆无言，只是前排站立者和后边持械人互换了个位置。这叫什么？这就叫历史！

我们爱去那里的另一大原因是那里藏着我们的“淘金梦”。我们翻砖扒土，蹲身在那片荒无人迹之地作业老半天，运气好时还能“出土”几颗黄铜或紫铜的弹壳来（现代上海俚语中，所谓“扒分”一词，会不会就出于此？——题外话）。那不发财了？解放之初，物资匮乏，凡铜类制品送去“废品回收站”，准能卖个好价钱。换两支棒冰，决不在话下。搞不好买它块小号的“紫

雪糕”，也不是件没可能的事。

“靶子场”的今天变成了虹口公园的一部分。公园的扩建工程于一九六〇年完工。完工后的公园面积增加了一倍。“靶子场”的荒地合并了进来，从前的黄泥堆索性扩基加高，遂变身成了一座含有人工瀑布的假山。假山之上林木葱郁，假山之前一片宽阔的湖面和草坪，如今被公园当局命名为了“花果山飞瀑”的公园十大景观之一。而草地则成为了“广场大妈”们舞肢放喉的集聚地。日子如此幸福而陶醉，有谁还会，还愿，去想象身后那座假山阴森而又令人心碎的前世故事呢？